

BG

莊善裕主編

東南亞地區華文教育文集

九十叟被重立耑



暨南大学出版社

# 《东南亚地区华文教育文集》目录

## 东南亚地区华文教育学术研讨会开幕词

- ..... 华侨大学校长 庄善裕(1)  
泰国教育部特别教育厅厅长阿珑·津达攀博士讲话 ..... (4)  
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陆庭谕副主席讲话 ..... (6)  
菲律宾华文教育研究中心颜长城主席讲话 ..... (9)
- ## 东南亚地区华文教育学术研讨会闭幕词

### ——海外华文教育概观及相关问题

- ..... 中国海外交流协会 丘 进(12)

## 海外华文教育与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

- ..... 厦门大学 潘懋元 张应强(24)  
中华文化与东亚现代化进程刍议  
..... 中国海外交流协会 丘 进(33)
- ## 东南亚地区华文教育若干宏观问题的探索

- ..... 华侨大学 林蒲田(37)  
东南亚地区华文教育发展道路的思考  
..... 中国华侨史研究所 李定国(47)
- ## 略论当前东南亚地区华文教育的若干问题

- ..... 暨南大学 王本尊(57)  
试析东南亚地区华文教育的特点和改革  
..... 华侨大学 陈 颖(64)  
海外华文教育初论 ..... 北京中国语言文化学校 孙达先(73)

## 拓展培育海外华侨、华人子女问题初探

- 形势、机遇与挑战…… 华侨大学 庄玉树 刘志强(81)  
加强国内华文教育基地建设,更好地为华裔青少年服务  
…………… 华侨大学 林蒲田(93)

## 试析马、菲、新、柬、泰诸国华文教育的培养目标

- …………… 华侨大学 吴端阳(103)  
略论华文教育的师资队伍建设…… 华侨大学 欧秀云(114)  
东南亚地区华文教育面临的文化传承问题辨析  
…………… 华侨大学 张亚群(125)  
从经济角度看东南亚地区华文教育兴衰与路向  
…………… 泉州师范高专 柯其成 苏黎明(138)  
试论东南亚地区华文教育与科技教育的优势互补  
…………… 华侨大学 蔡又中 何秀堂 张亚群(149)  
东南亚地区华文高等教育的现状及其发展前景  
…………… 厦门大学 林去病(158)  
华语教学在华文教育中的地位  
…………… 华侨大学 蔡振翔(171)

## 中国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的发展状况

- …………… 国家教委 赵国成(179)  
台湾对外华语教学的现况  
…………… 台湾世界华文教育协进会 董鹏程(184)  
华语教学中语言教学与教学语言问题之我见  
…………… 厦门大学 吕飞亚(192)  
两岸外来词发展的背景与趋势…… 高雄师范大学 周虎林(200)  
从心理学的观点看华文的学习…… 台湾大学 郑昭明(214)

## 菲律宾闽南话的词汇变异

..... 菲律宾华文教育研究中心 沈 文(219)

福建话社区华语语音教学问题 ..... 泉州师范高专 林宗德(229)

##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的若干构想

..... 马来西亚董教总 林国安 莫泰熙(235)

## 华文独立中学的发展路向

..... 马来西亚董教总 吴建成(245)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简史 ..... 马来西亚董教总(255)

## 菲律宾华人、菲律宾华语与菲律宾华文教育

..... 菲律宾侨中学院 邱荣禧(262)

## 菲律宾华文教育的历史演变及其振兴对策初探

..... 华侨大学 吴端阳(273)

菲律宾华校华语课堂教学探讨 ..... 厦门大学 王燕燕(286)

泰国华文教育概述 ..... 泰华国际文化学院 丁身展(294)

## 从泰国中小学汉语教学的特点谈其教材编写的若干问题

..... 集美中国语言文化学校 王易平(297)

## 略谈泰国现代汉语拼音教学

..... 集美中国语言文化学校 叶鹏虹(304)

新加坡华文教育省思 ..... 华侨大学 庄锡福(310)

浅谈印度尼西亚的华文教育 ..... 印度尼西亚

韩华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 韩国原州中国语学院

萧 频(320)

张泰河(327)

## 浅谈印度尼西亚的华文教育

印度尼西亚 萧频

印尼的华文教育大体可分为五个时期。

(一)远在17、18世纪时，南移的华人，在印尼定居者日益增加，他们成家立业，生儿育女，经过几十年的苦干后，生活安定下来了，虽觉万事皆足，唯一感到遗憾的是子女无识字的机会。当时，只有一些在中国受过教育的“新客”，在工余时传授一点华文给子弟们，开始出现华侨教育。究竟印尼华侨学校何时开始创办，问过许多老前辈，都茫然无从回答。在西加里曼丹，由于发现金矿，引来了许多华侨漂洋过海前来开采，有的从事农作和小商贩经营。到了18世纪中期，侨领罗芳伯(广东梅县客家人)、建立兰芳公司，设立管理人员，制订经营管理制度，除了开发经济(采矿、收税、分配权益等)外，还处理华侨内部的违法犯罪事件，兴办教育以及处理与苏丹的关系<sup>(1)</sup>。罗芳伯为了办好兰芳公司，派人到中国招募人才。当时梅县文风甚盛，读书人很多，这些知识分子出路是考科举，然而落第的人数也不少，他们落第后有的当师爷，有的当教师，才学品德都有相当的造诣，又正当年轻力壮之时，如无家室负累者，有人相邀或招募，也会冒险南来。据说当时南来的帆船到岸时，如船上载有读书人，要鸣炮三声，表示欢迎。为此，不妨把西加里曼丹兰芳公司成立时期兴办的教育视为印尼最早的华侨教育之一。

当时的教材是《三字经》、《千字文》之类，更高的有《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上辈的西加里曼丹华人，经常用“四

书”里的语句作口头禅。

(二)清末光绪维新到民国初年,私塾和新式学校有所发展。辛亥革命前后有一些受过正统中文教育的读书人或教师来印尼,他们带来新思想、新教学法,把国内的教育体制也搬了过来。学校设立董事会管理校务,教师社会地位相当高,很受人尊敬,他们有的还充当学生家长的顾问,解答疑难,调解各种纠纷。华侨学校也有所改革,教材由《三字经》、《千文文》“之、乎、也、者”,改成由中国政府教育部审定的《国民教科书》,但仍然是新旧并存。

随着时代的变迁,印尼各地的华人情况起了变化,他们大致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完全西化型,他们受荷兰文教育,大多是第五、六代移民,已不谙家乡话,此类以居住爪哇岛的福建系后代为多;二是已被当地原住民同化,但多少依然保存着华人的风俗习惯与文化;三是仍保留华人的传统文化与教育的华侨。他们多居住在苏门答腊岛、西加里曼丹、邦加岛、勿里洞岛和爪哇岛的一些大城市。在千岛之国的印尼,凡有人类居住的地方都不难找到华侨的踪迹,而且不论是大、中、小城镇,都有华侨学校,就是只有八九户华人的小村子里也都有华校(当然只可说是私塾)。学生人数,课程亦有差别。普通学校的学生,少的一二十名,多的三四十名至八九十名,当时大城市人口还不多,有的侨校学生人数也只有一二百名。教师有单独干的,也有三五人合伙干的,这些初到南洋的老师,大都雄心勃勃,以作育英才为己任,颇受当地华人爱戴。

(三)本世纪 20—30 年代,印尼华侨学校发展很快,以前少人居住的地方,现在人多了,也设立学校,教育子弟。大都市的人口增加更快,更需要多建校舍才够容纳。董事、家长对于建校和扩展华文教育也毫不推辞。华侨学校愈增愈多,学生人数不断增加,同时也改用国语(普通话)讲授课程。

日军南侵时,华校曾一度停课,后来日军设立“练成道场”(教员训练班),招集原有教师进行训练,大约三四个月后,叫他们回去

办学，学生多、收入多，学生少、收入少，盈亏自行负责。一些别无他业的教师，只得打起精神，继续干下去。教材、文具都得自己想办法解决。这种情形一直挨到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军投降。

(四)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独立初期，各地华人不但复办原有侨校，而且开办很多新的侨校，入学学生人数也相当多。过去损坏的设备购置新的，破坏了的校舍也修缮粉刷一新，家长、教师、董事都一心想把华侨教育搞好。一些穷苦的华人子弟也都有机会接受华文教育，而当地的原住民还只限于贵族子弟才有机会求学。

50 年代初期，印尼的华文学校可分成两种：大陆派学校和台湾派学校。这两种学校的学生虽同是华人子弟，亦常因芝麻小事在街上殴打，就算是叔伯兄弟，姑表姐妹也常因在不同的学校上学而分成不同派系，甚至见面不打招呼，不相往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印尼政府承认其为唯一合法代表中国的政府，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所有台湾派的学校被迫停办，有的借用教会的名改为私立印尼学校。这些学校经过几十年的变迁、扩展，现已成了知名度相当高的私立学府，大学联考的入学率相当高，学生也以华裔为多。因此曾一度引起当地教育部门的不满，把这些华裔学生转学到国立学校，而把原住民子弟转入这些教会学校，试图取得平衡，同时避免种族纠纷。

50 年代中叶至 60 年代初为华校最兴旺的时代，当时的华校多达 1600 多所，几乎每个乡镇都有华校。那些大城市，如雅加达、泗水、棉兰、珑川、万隆、坤甸都设有高中，且教学水平亦相当高，高中毕业后有的升入印尼大学，现在在印尼成为名学者、名医、名工程师的不少，当然成为巨富的亦不少。这个时期是中国与印尼关系最亲密、最友好的时期，一些条件许可的青少年抱着求学、为祖国服务的精神回到中国。这些归国侨生布满了整个中华大地，北从黑龙江、内蒙，南到海南岛，西起四川，东至山东都可以发现这些归侨的踪迹。几十年过去了，他们虽已是鬓毛苍白之年，却还是乡音未

改。当时在印尼还没有华文大学，一般来说，外岛生（爪哇岛学生对苏岛、邦加、勿里洞、加里曼丹、苏拉威西长大的学生的称呼）华语、数学水平较高，而外语（指印尼语、英语）比爪哇岛学生低，所以初、高中毕业生较多回祖国深造。

（五）1965年印尼“9·30”事件后，华文学校从此走向恶运。下面是一段特写：10岁的嘉华是印尼一所华文小学的五年级学生，1965年10月的第一天早晨，他兴高彩烈地背着他妈妈用剩布缝制的书包上学去了。一切都那么新鲜，这个五年级班里最小的优秀生今天又当值日，况且第一堂课还有算术测验，怎不叫他兴奋。他一蹦一跳地走进校门口，这间中华第八小学就在P市一家名叫亚通木厂的旁边，环境、条件都很差，可教学水平却相当高，每年的升学率几乎是百分之百。当嘉华走进教室门口时，感到十分意外，预备钟未响，可是班主任管老师却已站在教室前边了。比他早到的同学都在小声地交谈，同课桌的国强悄悄地告诉他今天的算术测验不成了。过了一会儿，预备钟响了，同学们也都陆陆续续进了教室，听到不测验后，平时不太用功的同学脸上都显出了笑容。管老师却以沉重的语气说：“亲爱的同学们，你们就象一群坐在火车上的乘客（见鬼，我们哪儿见过火车<sup>(2)</sup>），现在前边的铁轨坏了，车开不过去，大家都得下车。前边的路还很长，你们应该想办法向前走，达到自己的目标。”管老师的眼睛好象闪着一丝丝的泪花。过了一会儿，杨校长走进教室，宣布从明天开始学校放假。没想到这一次的放假就是几十年。华文学校被印尼政府封闭后，开始时家长、学生们还盼望有重开的一天，有的等就是十几年，结果很多孩子从此辍学，误了求学的机会。有的等了一年半载，看看没啥希望，就把孩子转送进印尼文学校（大多是从前台湾派华校转办的教会私立学校），从此华校就在千岛之国的国土上消失了。开始时，还有一些以前华校的老师当起家庭教师来，不过这份工作风险大，收入又低得可怜。那些未婚的老师还可当作业余工作，有了家庭的老师就只好

让妻小“喝西北风”，不到三、五年，这些教师们也不得不为三餐折腰，纷纷改行了。改行后，有的也“混”<sup>(3)</sup>得相当有成绩，有的成了企业家，有的成了银行家，甚至有的成了印尼 50 名巨富之一。华校是没有了，然而华文教学呢？相信从未在这片土地上消失过。虽说当家教教中文风险大，收入不高，但在每个城市里都有人肯干这一个工作。有些老师是为了谋生，有些教师是抱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精神，默默地耕耘，从未离开过这个岗位。他们堪称宏扬中华文化的英俊豪杰。

## 二

印尼与中国复交后，当地政府对华文有一定程度的放松，如在旅游业方面可用华文，但在许多方面都还是相当不自由的，眼前还是困难重重。特别是到现在为止、还有很多人把文化、教育、政治混谈，很多人对华文教学的意义还不了解。如何让民间普遍意识到华语的重要，认识中华文化并非只是华人的财富而是全人类的瑰宝，就象希腊文化、印度文化、两河流域文化、尼罗河文化一样被接受，被采纳，被承认一样；意识到只要对社会、对人类有益的文化，就不可能被淘汰、被湮没。这也是华文教学的关键问题。

目前，全印尼只有一、两间大学里有汉学系，而学生人数亦相当有限。如首都雅加达的印大设有汉学系，另外万隆市博朗安大学社会学院国际关系系里也设有汉学这门功课，修这门课的学生有 150 名，一星期只有一节课，学不了什么，而今年教育部颁布的新大学教学方针里又把这门功课列为与日语、法语、阿拉伯语同等的选修课，而不再是必修课了。这对传播、解释中华文化又失去了一个良机。博朗安大学自 1995 年开设了远东语言修训中心，主要教授华语和日语，虽然有时也会遭受到某方面的不满、干预，但也慢慢地上了轨道，学生人数从 70 多名发展到 160 多名，学生中原来住民、华侨都有，社会人士也可参加。所用的教材是自己编的，比较

适合本地情况，这份教材是脱胎自北京大学的《汉语教科书》。虽说自己编了教材，但却连一架带有中文字码的电脑都没有，所以相当不方便。参考书、课外读物也很少。大学方面只让开修训中心，从中获得盈利，其他教材、教学必需品都得“主任”这个白手起家的“巧媳妇”（“丑媳妇”、“小媳妇”）自己想办法，无米之炊也得煮出饭来<sup>(4)</sup>。至于师资方面更贫乏得可怜，当“主任”的只是受过几年华文教育的“大学讲师”，而教师们都只是曾在万隆补习过三、四年华文的大学肄业生（都是十几二十岁的小伙子、小姑娘），真可说是速炒速卖的大排档。为了“提高”水平，学校方面也开始要求这些“老师”们应该有一份师资文凭了。但远水总救不了近火，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每年带这些“小牧鸭人”<sup>(5)</sup>和一群鸭子（学生）到中国去取经，以充实自己。这一两年来多亏北京中国语言文化学校各位老师的鼎力帮助、接待，让我们这批“牧鸭人”和“鸭子”到中国来取经、学习，收获不小，每念及此，我们都会有一股由衷的谢意，油然而生。

当前，在印尼，华文教学都存在同样的问题，就是跳不出小圈子，不能公开化。总觉得教华语是犯法的，见不得人的，有的家庭教师也不敢接收原住民学生。怎样使华文教学合法化、公开化，这并非几个人的力量能解决的。其次是师资问题，经过 30 年的“封校”，在印尼 40 岁以下略谙华语的已不多，胆敢用华文来“误”（悟）人子弟的，更是少之又少了。那些以前华校的教师，有的经过 30 多年的时光荏苒，亦不复有当年的雄心壮志了；有的心有余而力不足，已把学过的华语忘得“差不多”了。相信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印尼经济建设的需要，这种情况将会逐步得到改善，华文教学将在印尼重现曙光。

#### 注释：

- (1) 当时是 1772 年，也是在罗芳伯 34 岁的时候。至于在雅加达（当时称巴达维亚—Batavia）的明诚书院，虽被认为是

在爪哇岛最早的华文学校，但哪一年建的笔者至今未找到书面记载。（编者注：国内外许多学者都认为 1690 年巴达维亚华侨甲必丹郭郡观开设“明诚书院”是印尼华侨教育的发端。见许云樵校注之《开巴历代史记》，载 1953 年 6 月《南洋学报》第九卷第一辑。）

- (2) 印尼这个千岛之国，有些岛屿由于地质，地基的缘故不能建筑铁路，如加里曼丹这个世界第三大岛上就没铁路。
- (3) 在公园里作清晨运动时，常遇见一位 70 多岁的耿老先生，他老人家以前也是华校的老师，改行作生意相当成功，他常自我嘲笑说“这一混”就“混”了 30 多年。但他老人家对教导年轻人还是相当热心的。另有学生家长彭太太，跟她“煲电话粥”时，常自我陶醉说：“我呀，也曾在华校‘混’过几年”。他们都是我的恩师。
- (4) 自认为是“丑媳妇”、“小媳妇”（童养媳），其原因是博大语言修训部，除了“远东语言”这个庶出子外，还有嫡出子老大哥“英文修训中心”。这个老大“资本雄厚”、“海外关系”多，是天之骄子。“生意”赚不赚钱没关系，反正有人撑腰。
- (5) 有时学生的年纪比老师还“老”。《圣经》里耶苏基督降世时，有牧羊人赶着羊群去朝拜。这些小老师也自我调侃是赶鸭子的“小牧鸭人”。